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学史研究专题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的情报思想再探讨

王 林

(西北政法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我国古代著名兵学著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蕴含着丰富的情报思想。通过分析书中涉及情报思想的条文,并与《孙子兵法》等兵书中的情报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的情报思想对《孙子兵法》情报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其进一步揭示奇正和虚实、分合、阴阳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知彼知己中更重视知己,辩证地看待用间问题,扩大了情报搜集的路径,以及其创新史论结合的情报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

关键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情报思想;奇正;虚实;分合;阴阳;用间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6.03.003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以下简称《问对》)是一部记录唐太宗和李靖关于军事问答的军事著作,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凡九十八次问答。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诏定《武经七书》时,将《问对》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六韬》一起列为武学必读的教科书。《问对》所载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对用兵的策略、军队的编制、作战的阵法、将领的选用以及军事教育等问题都有所论及^{[1]68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问对》“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交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问对》在历史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对当代军事思想和兵学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问对》虽然是一部综合性的军事著作,但是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情报思想。《问对》中的情报思想不但有对《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的继承,也有对其的批判、创新和发展。探析《问对》中的情报思想,不但有助于梳理我国古代情报思想的发展历

史,也有利于促进当代情报理论的发展完善。

一、《问对》情报思想研究综述

1984年刘先廷发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漫议》一文,探讨了奇正、攻守、兵力分合、战争胜负的原因、将领的选用标准、阴阳术数、军队训练等《问对》中的主要问题。无论从研究的广度或者深度来看,这都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从数量上考察,研究《问对》的文献是远远少于研究《孙子兵法》的文献的。一方面,这可以反映出《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思想领域的重要性和作为“兵经”不可替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对加大对《问对》的研究力度提出了要求,这在目前提倡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更具有时代意义。

专门研究《问对》情报思想的论文也很少。姜磊在《知情·误敌·慎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情报思想解析》一文中将《问对》情报思想

收稿日期:2025-06-06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026YB0355)

作者简介:王 林(1980—),男,河南正阳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研究。

E-mail: 18937655707@163.com

的核心内容概括为“知情”、“误敌”和“慎间”三项,并认为《问对》情报思想对孙子情报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批判^[3]。其对《问对》情报思想的解析,可以说开创了对《问对》情报思想专门性、综合性研究的先河。还有学者选取《问对》情报思想的一个部分进行深入论述。“致敌虚实,奇正相生”是《问对》情报思想的一个重要元素。“奇正”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军事命题和哲学命题,《问对》丰富发展了“奇正”思想,进一步揭示出“奇正”与“虚实”、“分合”、“阴阳”等重要军事范畴的内在联系^[4]。更多对《问对》情报思想的研究,还是作为《问对》战略思想^[5]、军事思想^[6]等一部分的展开,毕竟情报思想只是战略思想、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和《孙子兵法》不同,《问对》注重结合战争案例研究情报思想,开创了史论结合研究情报思想的先河^[7]。除了论文文献,近年来,也有情报领域的专著辟出专章专节研究《问对》的情报思想,这也反映出学界对《问对》中情报思想研究的重视。高金虎等在《中西情报思想史》一书中就辟有专节“《李卫公问对》中的情报思想”。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该书在论述我国古代情报思想时只列举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情报思想,即孙子的情报思想、诸葛亮的情报思想和《问对》中的情报思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问对》中的情报思想在我国古代情报思想史上的典型性和重要性。书中将《问对》中的情报思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知彼知己,兵家大要;致敌虚实,奇正相生;为将之道,先胜后战;或以间成,或凭间败,非仁义不可使间;置驿以通斥候,多方搜集情报。“《问对》中的军事情报思想总体上并未超越《孙子》的理论体系框架,但也不乏精彩论断和创新之处”,这是书中对《问对》情报思想的概括性总结^{[8]75}。熊剑平和储道立在《中国古代情报史》一书中也对《问对》中的情报思想有精彩的评析。二位对《问对》的学术价值评价甚高,认为《问对》“是我国古代情报思想经过漫长的休眠期之后所涌现的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其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问对》的情报观是对孙子情报思想的部分继承,二者都重视“知彼知己”,但是在知彼知己之间,《问对》更看重“知己”;《问对》对孙子提出的战略情报分析的“庙算”理论有精彩阐释,而且通过提出“少

算胜无算”,将孙子的庙算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探讨用间的得失^{[9]279-287}。可见,熊剑平和储道立对《问对》情报思想的演绎主要是通过和孙子情报思想对比展开的。整体来看,前人对《问对》的研究是比较分散的,主要是针对《问对》某一部分内容的教义型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需要加强对《问对》系统性的、发展性的研究,探索《问对》在情报领域的创新性发展,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初衷。

据笔者粗略统计,《问对》中至少24次提到《孙子兵法》,而且《问对》探讨的内容也是在《孙子兵法》框定的军事范畴内展开,这也是《中西情报思想史》所述“《问对》中的军事情报思想总体上并未超越《孙子》的理论体系框架”的事实依据。除了《孙子兵法》,《问对》还提及了《握奇文》、《太公谋》、《太公言》、《太公兵》、《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繚子》等古代优秀的兵法著作,这也反映出《问对》对以往军事理论的融会贯通和继承发展,体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虽然有《孙子兵法》的珠玉在前和对其他优秀军事著作的吸收借鉴,但是这也不妨碍《问对》在论述军事思想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下面笔者主要是针对《问对》中情报思想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展开详细的论述。

二、“奇正”思想的新发展

“奇正”是贯穿《问对》情报思想的一根主线,而且进一步衍生出了奇正和虚实、分合、阴阳等思想的内在联系,可谓是对奇正思想的新发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奇”与“正”是一一对立统一的矛盾,《孙子兵法》中的奇正思想也体现了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从基本的文义分析来看,古时用兵以对阵交锋为“正”,以设计邀截袭击为“奇”。通常以采用正常的、一般的作战方法为正兵,以采用变化的作战方法为奇兵。这也是“奇”与“正”在兵学领域最原始的含义,其他拓展含义都是从原始含义延伸出来的。《问对》和《孙子兵法》对“奇正”的基本认识是一

致的。李靖也认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问对·卷上》）《问对》继承了《孙子兵法》“奇正相生”的思想，但是也有时代性的发展，这也是奇正思想会贯穿《问对》全文的主要原因。

（一）奇正与虚实

“形人而我无形”（《孙子兵法·虚实篇》），此乃奇正之极致。明察敌人的情况而不让敌人明察我，这是奇正的最高境界。“形”和“无形”就是“虚”和“实”的问题，也是“奇”与“正”的问题。“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神，所以推乎天也。”（《问对·卷上》）奇正相生、奇正转化也是适用于虚实的。唐太宗说：“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幻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问对·卷上》）用正兵，敌人看后认为是奇兵；用奇兵，使敌人看后认为是正兵；这就是使敌人的内部情况表现于外形。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变幻莫测，这就是隐藏自己的意图，使敌人看不出自己的形迹。这和《孙子兵法》中的“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思想是非常契合的，都是“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的完美呈现。

《问对》认为，在处理汉兵和蕃兵、维护边疆安全方面也要采取奇正、虚实之术，以达到“多方以误之”的目的。“蕃而示之汉，汉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问对·卷上》）通过混淆蕃兵和汉兵的虚实，首先做到了让敌人不能窥测。“只以此蕃汉，便见奇正之法矣。”（《问对·卷上》）“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问对·卷中》）通过混淆敌人对正兵和奇兵的认识，“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问对·卷中》），最终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的目的。

（二）奇正与分合

分合也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分”是分散，“合”是集中。“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孙子兵法·军争篇》）孙子认为，处理兵力分散与集中的问题，要根据战场实际采取灵活变通的战术思想。《六韬》也对“分

合”有专门的论述：“凡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必有分合之变。”（《六韬·分合》），大凡用兵的方法，军队一定要有或者分兵数路，或者集中兵力变化。申明规约、规定赏罚对成功执行分合的变化特别重要。

唐太宗向李靖询问道：“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问对·卷上》）或分或合，这样变化，哪里是奇？哪里是正呢？从这句话就可以窥探出“奇正”和“分合”的内在联系，与虚实和奇正的关系一样，分合也是奇正的具体表现，但是很难一成不变地认定“分”、“合”是“奇”还是“正”，还是要在具体的战争环境中把握。李靖回答道：“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耳……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不可胜穷也。”（《问对·卷上》）各认旗鼓，轮流地互相分合，所以说分合为变，这是教授战斗的一种方法。因此，平素分奇与正、分与合是为了教授和考核，临战时决定变化的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对分合也要灵活把握，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问对·卷上》）李靖认为，很多将领都没有掌握分合的精妙之处，只有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才能巧妙地拿出和使用分合变化的方法，吴起以下都没有能掌握分合的精髓。

“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问对·卷下》）作战时兵有时分散，有时聚集，要把握好时机和分寸。《问对》还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战例，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想分而分不开的军队，叫“麋军”；想合而不能合的军队，叫作“孤旅”。

（三）奇正与阴阳

“兵，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用兵是诡诈之道，可见，《孙子兵法》突破了对战争的道德约束。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事的吉凶、应用于军事斗争中有很悠久的历史。“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上述内容是春秋末政治家范蠡对阴阳的论述，使敌军阳气衰竭，使我军阴气增加来夺取战争的胜利。“左右者，人之

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问对·卷中》)《问对》这句话点出了“阴阳”和“奇正”的内在联系。左右指人的阴阳,早晚指天的阴阳,奇正指天人相变的阴阳。阴阳之道的核心是变化,“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问对·卷中》)。“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问对·卷下》)可见,李靖对有些将领过分拘泥于阴阳术数这种迷信思想是持批判态度的。

《孙子兵法》对用阴阳术数获取情报是持否定态度的,“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李靖承认阴阳术数是战争中的诡道,当唐太宗询问是否可以废除这些阴阳术数不用时,李靖的回答体现出了他军事思想的辩证观和实用观。“存之所以能废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问对·卷中》),这就是典型的关于“存”与“废”的辩证思想。只有保存了诡诈之道,因此才能废掉它。如果真的废而不用,那诡诈之道就会越来越厉害。除了辩证认识,他还有实用主义的考虑。“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问对·卷中》)若废弃了阴阳术数,就无法施行使兵士贪财愚昧的方法,就无法进行思想上的控制。“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问对·卷下》),诡诈之道可以让人去执行,但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去执行的原因。可见,阴阳术数还是一种愚民之术、控制之术。阴阳术数和人事是不矛盾的,“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问对·卷下》),阴阳术数主要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制造取胜的机会,要取得成功,还是要靠人事。

三、“知彼知己”思想的新提法

“知彼知己”是《孙子兵法》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情报思想,也一直被后世兵家认可和再演绎。“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孙子兵法·地形篇》),这种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关注,对天时、地利和人事的综合考察,彰显了孙子的“大情报”观。《问对》对孙子“知彼知己”的情报思想整体上是认同的,但是也进行了一些创造性的阐释。“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

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问对·卷下》)攻敌方的心就是知彼,而保持我方的士气就是知己。孙子针对“知彼知己”提出的方法是考察“五事七计”,“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孙子兵法·计篇》),而《问对》提出了“心”和“气”。孙子并没有提出“知己”和“知彼”孰重要,而《问对》是更侧重于“知己”在取得战争胜利中的重要性。“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问对·卷下》)在了解对方有困难的情况下,如果能正确了解自己,在战争中就不会失利。李靖也认为,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是知己,“以待敌之可胜”是知彼,与“知彼”相比,“知己”更容易自我掌握和实现。

关于“知天知地”,有学者认为,《问对》只是侧重于论述“知彼知己”,而对敌我双方共享或者互相争夺的战场环境及自然条件,即既不属于我情也不属于敌情的第三类情报却鲜有论及。这相对于孙子的情报思想是一大退步,看不见“天与地”这一情报范畴,是《问对》解读孙子情报思想的一个缺失^{[9]282}。笔者以为,上述说法对《问对》的情报思想有一定的误解。诚然,《问对》和《孙子兵法》相比,并没有明确提出“知天知地”,但是,《问对》中的论述也体现出了重视第三类情报的思想。例如,在君臣二人论及阵法时,李靖就引用了孙子的一句话“地生度,度生量”(《孙子兵法·形篇》),强调根据战场地形的具体情况做出利用地形的判断,根据对战场地形的判断得出战场容量的大小。唐太宗也认为:“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问对·卷中》)如果不审度地理的远近、地形的广狭,就无法来控制作战的节奏。“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问对·卷下》)笔者以为,上述论述都体现出在搜集情报时,对战场环境及自然条件的重视。与《孙子兵法》一样,《问对》的情报观也是“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大情报观。

四、“用间”思想的新观点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孙子兵法·用间篇》)要想“先知”,就要充分搜集情报。在古代科学技术比较

落后的情况下,用间是最主要的情报搜集途径。孙子对用间特别推崇,提出了“无所不用间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兵法·用间篇》)的观点。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孙子关于用间的观点是有一些绝对的,过度夸大了用间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

《问对》关于用间的思想是对孙子用间思想的修正,更贴合实际,也更具合理性。《问对》首先以唐俭为死间的例子,说明了用间特别是死间的凶险性,接着说用间谍为最下策。通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类比,说明“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问对·卷中》)。因此,用间不是万能的,虽有善间,间谍作用的发挥也要受制于己方和敌方的主客观情况,如果君臣同心协力,就没有间谍的可乘之机,而且“非仁义不能使间”(《孙子兵法·用间篇》)。《问对》中的“用间”思想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宋代苏洵在《权书·用间》中表达的观点和《问对》就有相似性。苏洵认为:“夫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用兵打仗虽然是诡诈之道,但是以坚持正义为根本的人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苏洵也认识到了用间的负面作用,指出用间可能存在的“三败”。“故五间者,非明君贤将之所上”,孙武所说的五间并不是圣明的君主、将帅所崇尚的。因此,要巧妙用间,以义为本,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五、“情报搜集”思想的新路径

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背景下,使用间谍是窃取情报的主要手段。但是,如上文所述,用间也有一定的弊端,一方面是经济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是间谍自身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因此,《问对》就积极探索情报搜集的新路径,扩大情报来源。

面对边疆地区蕃汉杂居的复杂情况,如何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这也是君臣二人在《问对》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凡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问对·卷上》),自突厥至回纥的部落中,共设置驿站六十六处,用来联络侦察人员,这里的“驿站”和“斥候”就是获取当地情报的手段。唐太宗在边疆设置瑶池都督,隶属于安西都护,并且“择汉吏有熟蕃情者,散守

保障”(《问对·卷中》),唐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熟悉蕃情的汉吏搜集情报。李靖也非常重视利用公开途径搜集情报,“因常与之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蕃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问对·卷上》),通过和阿史那社尔等蕃将的交谈,可以从公开途径获得有关自然、人事等方面的情报。这些也是和李靖“用间最为下策”的思想相呼应的,不拘泥于只依靠间谍获取情报。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创新,《问对》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上文提及“《问对》注重结合战争案例研究情报思想,开创了史论结合研究情报思想的先河”,这也是《问对》和《武经七书》中的其他著作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问对》以前的兵书都是纯粹的理论演绎,注重形式上理论体系构建。《问对》将军事理论和历史事件、战争案例结合起来进行论述,采取演绎推理和归纳概括的方法,是兵学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创新。例如,用唐太宗破宋老生,论述奇正;用谢玄攻破苻坚,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论述庙算和分合;用田单大破燕军,论述阴阳等。这些都提高了论述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整体来看,学界对《问对》情报思想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专著中的一个章节,都对《问对》中的情报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与《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研究相比,《问对》情报思想的研究成果还相对匮乏,这和其在我国古代情报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严重不符的,需要加大对《问对》情报思想的研究力度。由于《问对》情报思想主要是脱胎于《孙子兵法》情报思想,因此,目前的对比研究主要是在《孙子兵法》之间展开。由于《问对》中也提及了其他兵书,应该增加《问对》情报思想和《武经七书》中其他兵书情报思想的对比研究,形成兵书情报思想的体系性成果。《问对》开创了史论结合研究情报思想的先河,学界也应该秉承这个优良传统,多产出用战例论证《问对》情报思想的成果,做到理论联系实战,最终使情报理论得到升华。而且,专门研究《问对》情报思想的学术论文数量少,更是没有研究专著,这都需要学人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参考文献:

- [1]武经七书[M]. 骈宇騫,等,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20.
- [2]刘先廷.《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漫议[J]. 军事历史,1984(4):56-59.
- [3]姜磊. 知情·误敌·慎问:《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情报思想解析[J]. 滨州学院学报,2013,29(5):184-188.
- [4]赵良. 略论《唐李问对》对“奇正”思想的发展[J]. 学理论,2009(6):124-126.
- [5]庞小条.《唐李问对》战略思想研究[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22.
- [6]王斌.《李卫公问对》及其军事思想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09.
- [7]邱剑敏.《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兵学思想探析[J]. 滨州学院学报,2013,29(5):168-178.
- [8]高金虎,吴晓晓,等. 中西情报思想史[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 [9]熊剑平,储道立. 中国古代情报史[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

Re-explanation of intelligence thought in *A Dialogue between Tang Taizong and Li Jing*

WANG Lin

(School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63, China)

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military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Tang Taizong and Li Jing*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Dialogue*”) contains rich intelligence though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ticles related to intelligence thoughts in *Dialogue*,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m with those in *The Art of War*.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ntelligence thought in *Dialogue* inherits, innovates and develops the intelligence thought in *The Art of War*. It further reveals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Qi and Zheng,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troop division and concentration, as well as Yin and Yang. It attaches greater importance to knowing oneself in the well-known principle of knowing the enemy and knowing oneself. It adopts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se of espionage, expands the channels for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nd innovate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intelligence thought that integrates historical facts with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

Keywords: *A Dialogue between Tang Taizong and Li Jing*; intelligence thought; Qi and Zheng;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division and concentration; Yin and Yang; espionage activities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王林.《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的情报思想再探讨[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6,43(3):15-20.

Wang Lin. Re-explanation of intelligence thought in *A Dialogue between Tang Taizong and Li Jing*[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2026,43(3):15-20.